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0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郑炳林 尹伟先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0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郑炳林 尹伟先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郑炳林, 尹伟先主编.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226-04491-9

I. ①2… II. ①郑… ②尹… III. ①丝绸之路—文化史—西北地区—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7926号

责任编辑: 王建华

封面设计: 施柳安

2010 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郑炳林 尹伟先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375 字数 45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00

ISBN 978-7-226-04491-9 定价: 4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兰州大学“985 工程”敦煌与人文科学基础研究资助

前 言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缘起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西北史地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从事敦煌学研究首先必须研究中国西北历史地理,只有熟通西北史地才能在敦煌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在西北史地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老一代专家贡献突出,成果斐然,主要体现在中国西北区域历史地理、中外文化交流、古代民族关系、区域史等方面。特别是在敦煌学研究平台建立之后,进一步支撑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使西北史地文化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研究水平。西北史地文化研究与敦煌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1979年就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筹建了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了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优势互补,珠联璧合,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地缘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驻所研究。通过以上渠道,近年来研究所在学术交流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此外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与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并与耶鲁大学共建中国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此与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研究所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以及近年或者以前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图书采购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目前,研究所藏书达5万余册,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同时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对留学生的教授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也有很大促进,目前留学生培养已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较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尤其是培养的日本留学生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上崭露头角,出产很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研究所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敦煌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出产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体现了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已基本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兰大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提高我们的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敦煌学人才的培养基地。

“2010 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集了 46 篇论文,涵盖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研究诸领域,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将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刊布出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决定以“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结集出版,以飨学界。

目 录

汉婼羌国管辖范围与南山羌中道考	魏迎春 郑炳林(1)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丝绸之路	李大龙(12)
汉代丝绸之路河西段线路考(上)(交流提纲)	李并成(27)
魏晋十六国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姑臧城	贾小军(33)
丝绸之路上的麝香贸易	尹伟先(45)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陇山段交通线述论	雍际春 苏海洋(53)
承风戍考辨——兼论隋唐时期入青海的南北两道	王 英(61)
中外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发现”及其启示	张克非(74)
丝绸之路重镇天水建城历史勾勒	刘雁翔(92)
丝绸之路古代语言文字兼用与文化影响	张铁山(106)
历史文化记忆中的丝路旅游资源新开发(提纲)	钟进文(132)
伯希和对库车地区的科考及其所获汉文书	耿 昇(135)
敦煌所出印沙佛木板略考	马 德(157)
敦煌美术史资料拾零	沙武田(163)
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	高 荣(195)
主动误解与资源共享——敦煌写本 P. 4058v 《大方等大集经宝幢分/廿八宿星相法》研究 ..	陈于柱(211)
对两幅英藏敦煌纸本佛画及藏文题记的释读	牛 宏(220)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蒙古字学考	吴 超(224)
《西游记》图像在甘肃河西地区流布研究	

——从佛理角度论取经人物	夏春峰(236)
甘肃历史的发展及其特点	
——《甘肃通史》前言	刘光华(245)
甘肃连城鲁土司家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王继光(254)
论明代河州茶马贸易繁荣的主要原因	殷叔鹏(266)
明清在西北治边政策之比较	
——以丝绸之路东段政治施治为中心	马 啸(273)
对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	谢继忠(292)
鹿传霖保川图藏的举措及其失败	汪小军 朱悦梅(303)
清代化平川厅厅治溯源研究	李新贵(326)
试论乌鲁木齐都统与伊犁将军的职权关系	
.....	张 云 张付新(341)
张澍两组咏凉风物诗述评	崔云胜(348)
冯国瑞及其对邢澍、张澍的研究	崔 星 王 东(362)
试述慕寿祺史学民主思想	
——以《甘宁青史略》民国部分为例	韩高飞(369)
浅谈中国古代厚葬文化的发展	晏 翔(377)
三至九世纪丝绸之路上西北民族与佛教文化的传播	
.....	周伟洲(385)
吐蕃僧诤发生的历史背景	田小飞(399)
西夏服饰“吊敦背”考	彭向前(404)
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与维吾尔族近代格局的形成 ..	高汝东(412)
甘肃特有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探析	王淑芳(419)
清代青海“蒙藏分治”政策下的蒙藏关系变迁述略	
.....	吕德胜(436)
西部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保护与利用研究	
——以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为例	张 邺(447)

试论马家窑文化的发展去向	张久献 魏 聪(453)
论马家窑文化的渊源与属性	李淮东 段小强(467)
马家窑文化神人折带纹与龙起源	赵光国(481)
从甘肃地区出土的玉琮看齐家文化农耕文明	贾晓龙(490)
马家窑彩陶旋涡纹解读	边润桃(497)
试论马家窑文化的历史地位	裴 蕾(508)
马家窑彩陶中的蛙纹	张 楠(519)
从马家窑彩陶看中国早期几何学的运用	费晓华(527)
2010 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段小强 尹伟先(535)

汉婼羌国管辖范围与南山羌中道考

魏迎春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距离阳关最近的是婼羌,又记载婼羌与鄯善、且末、于阗等国毗邻,不在中西交通的道路上,随畜牧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其关键内容也就这些方面,资料极其缺乏,对我们研究束缚很大。但是婼羌在汉与匈奴关系上又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中西交通方面也至关重要。同时,婼羌是汉代羌族管辖范围的最西部,只要将婼羌的管辖范围与地望弄清楚,汉代的羌中范围也就迎刃而解。本文就是以婼羌为中心进行探讨,力图对汉代羌与匈奴交通路线、羌中西部范围等悬而未解的问题做一个全面的清理。

《汉书·西域传》首先记载到婼羌: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人,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随畜牧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山出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1]

这里记载婼羌西与且末邻接,是否就是婼羌的管辖范围最西边就到且末,这个问题我们很难断言。其次婼羌与且末间的距离很远,并不是其管辖范围一直到且末国国王治所。

《汉书·西域传》记载婼羌“北至鄯善,乃当道云”,这个道是

指什么,所谓婼羌往北前往鄯善乃当道,即是说,婼羌也在交通道路上,而不是在前往西域地区的道路上,他所处的交通线是前往鄯善的南北交通路线上。我们不禁推测这条道路往南又通往哪里,虽然《汉书·西域传》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这很可能就是进入羌中,也就是张骞设想行走的羌中道。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看待,汉初的羌中道的最西段应当在婼羌,从这里进入南山或者穿过柴达木盆地从湟中到金城,或者从这里进入祁连山山脉,穿越祁连山到达金城。总之,无论怎样行走,但是这条路线的最西端应当在婼羌地区。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怪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这条资料透露出来一些信息,婼羌在鄯善之南二百余里的地方,从婼羌经鄯善西北到车师有交通路线,距离为一千八百九十里。车师邻近之卑陆后国、小蒲类国皆与匈奴毗邻,一度车师想投降汉朝,派兵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杀其王,略其人民,以降西域都护郑吉。^[2]匈奴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郑吉认为“车师去渠犂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犂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3]因此,车师往往附属于匈奴,“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犂,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4]。这样婼羌就成了匈奴与羌人交通的必经之地。

婼羌国管辖范围往西可到且末南,与且末毗邻之小宛国邻接。《汉书·西域传》记载:“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接小宛

可三日行。有蒲陶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小宛国,王治扞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5]三日行的路程,按照汉唐驿站间距,大约就是一百五十里的行程。根据且末与小宛到都护治所的路程推算,小宛应当在且末南部三百里。

婼羌管辖范围西达精绝国南,与精绝国毗邻之戎卢国相邻。《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阨隘,西通扞弥四百六十里。”戎卢国在精绝国南四日路程。“戎卢国,王治卑品城。去长安八千三百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6]根据精绝国与戎卢国到都护治所距离推测,精绝国与戎卢国间的距离为一百三十五里。

扞弥国位于精绝国西四百六十里的位置,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扞弥国,王治扞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渠勒国,王治鞬都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扞弥接。”^[7]根据扞弥国与渠勒国到西域都护治所的距离,渠勒应当在扞弥国南三百里左右的地方。

婼羌管辖范围往西到达于阗国南。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8]位于于阗之西的皮山、乌秣、子合、蒲犁、依耐、无雷等国都没有记载与婼羌接,表明婼羌的西部管辖范围应当都在这些国家之东。另外我们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位于今天克什米尔的难兜国:“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9]从克什米尔以南以东,和田以南,就是婼羌国管辖的范围,由此我们得知,婼羌管辖范围西边到

达了于阗国之南。

我们通过这些记载得知,《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婼羌国的西部管辖范围非常大,从鄯善国西到小宛国、戎卢国、渠勒国、于阗国以南的大片土地都属于婼羌国管辖范围,西南最远到达位于于阗西南、昆仑山南部的难兜,即今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以东都属于婼羌国管辖,据此我们推测,婼羌国西部管辖范围大约包括了今天甘肃西部哈萨克自治县一部分、青海西部当金山和可可西里、西藏阿里地区等所在的广大地区,当时都属于婼羌国管辖。但是我们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看,婼羌国居民很少,“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人,胜兵者五百人”。就是这个记载也存在很多矛盾:第一,兵员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一,就是说每户几乎出一兵,而且每个家庭都只有三口之家,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第二,婼羌国管辖范围幅员辽阔,仅仅有这样少的人口和兵员,如何守卫这些疆土,虽然婼羌是游牧经济,随畜牧逐水草,但是这些地方很多都是荒漠地带,特别是多数管辖地方都是山脉高原地带,有当金山口以西的阿尔金山山脉、可可西里山脉和昆仑山脉等,很多地方都属于无人区,或者季节性放牧区域,婼羌国如何对这样一个广大的地方进行行政管理;第三,我们从后来《汉书·西域传》又记载:“又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10]去胡来王率领国人准备投降汉朝东守玉门关者,为一千多人,就是他的基本国民,这些人肯定不包括散布在这些广大地区的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广大民众在内。因此我们推测,《汉书·西域传》记载婼羌国的居民数量,不是整个国家人口,而是城居人口数量。不然汉朝西域都护动辄动员西域诸国兵力数万到十几万,远远超出了居民的总数量,没有人口总量的储备,哪有数量巨大的军队的保障。

我们通过以上探讨基本上解决了婼羌国西部管辖范围,但是

这并不能看出婼羌国的整体状况。从前引《汉书·西域传》记载“又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大种赤水羌是婼羌国相邻的羌族部落,赤水羌位于何处,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关于西汉羌族部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11]赤水羌,其名称不见记载,我们没有了解其生活的区域,但是基本可以推测赤水羌,应当与地名有关,十六国时期有地名赤水,在今青海省共和县南,临洮郡有赤水县,在今甘肃岷县北,如果汉代赤水羌与此有关,赤水羌种落应当分布在羌族的东部地区的河湟一带,既然赤水羌与婼羌发生战事,那么就说明婼羌与赤水羌管辖范围相邻接。问题是这个毗邻的部位在哪里,双方从哪里划分管辖范围。我们从《汉书·西域传》记载称赤水羌为大种,推测应当是生活在河湟地区的羌族部落。因此婼羌的活动区域东部包括了祁连山南的柴达木盆地在内,往东可能到达了青海湖一带。

对于婼羌的研究,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张骞从西域回来时所行走的路线问题,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在《汉初羌中与羌中道考》一文中专门做过研究,^[12]但是似乎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西域通道是张骞从西域地区东返考虑的基础,其次这种西域民族国家布局和政治向背也是张骞注意的问题。《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大月氏回来准备走羌中道:

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13]

从这一记载得知,张骞考虑的基础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并南山,就是沿着南山北麓东行;二是欲从羌中归,就是穿越羌族居住区回来。如果我们将这句话分开理解,就是并南山是已经实施的行动,而后者欲从羌中归,是准备实施的还没有实施的行动。这样

我们可以将张骞从西域回来的行程分为两段,前一段行程是傍南山向东走,后一段的行程是欲从羌中归。因此前一段的问题是路线和南山,后一段的问题是从哪里经过羌中。

南山,是一个大的汉代地理概念,就是坐落在西域、河西走廊、陇右及长安之南的一系列山脉,这些山脉从西到东包括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秦岭等在内。而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朝的疆域已经到达了陇西郡,陇西郡的西部已经到达兰州,即秦代的榆中,因此他说的南山、羌中主要是指金城以西。而羌中包括祁连山以南、金城以西、湟羌以东的地方;南山主要是指西域诸国以南的山脉。张骞东行路线西域段基本上北边不远离丝绸之路南道,南边旁塔里木盆地南沿山脉北麓,这里人口稀少,各个国家与匈奴之间的臣属关系并不紧密,走这条道路相对安全些。

《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14]这里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示,就是只要沿着南道行走,就是傍南山北,波河西行,实际上就是张骞所说的并南山。反过来说西域丝绸之路南道就是张骞从大宛返回汉朝行进的路线。

张骞从大宛返回的路线就是敦煌西行到大宛的交通路线,及南道,这是我们考虑的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国的时候记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15]酒泉、敦煌是河西走廊的两个郡,而西域八国没有记载,可以肯定这八个国家都在出敦煌到西域的南道上。出玉门阳关最近是鄯善,《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16]这样鄯善就是成为南道必经之地,也是南道要冲,即多条道路交汇之地。《汉书·西域传》记载:“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